

《何處是我家》(Nirgendwo in Afrika) 觀後感

指導老師：葉聯娟老師

參與討論者：大三選修【現代德國散文選讀】同學

彙整：張靜文／許惠茹

參考資料／圖片來源：南洋影業

前言：

在今年第 75 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上，《戰地琴人》(The Pianist) 及德片《何處是我家》(Nirgendwo in Afrika) 皆以二次大戰期間之大屠殺為背景，『戰』片拿下了「最佳男主角」及「最佳導演」；而『何』片除了在德國影展獲得德國最佳影片、導演等 5 項大獎，以及去年紐約影展、華盛頓影展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外，更勇奪本屆奧斯卡「最佳外語片」的殊榮。究竟「何」片有何魅力能獲得各界評審的青睞？以下是綜合德三同學對於《Nirgendwo in Afrika》的劇情分析和觀後心得，或許可略為說明這部影片得獎的意義及原因。

影片大意 (由代理商南洋公司所提供)：



本片根據 Stefanie Zweig 的原著小說《Nirgendwo in Afrika》改編，描述二次大戰期間，全歐洲瀰漫著希特勒的反猶思想。1938 年，猶太裔德國籍的韋特(Walter)不得不帶著妻小離開家園，到非洲肯亞展開全新的生活。起初太太葉堤(Jettel)很不適應肯亞落後的生活，常想返回故國，也很擔心仍留居德國的親友；女兒小蕾

(Regina)卻對當地的生活處處有著新鮮、好奇，尤其與家裡的廚子歐瓦(Owuor)無話不談，相處十分融洽。由於對新生活認知的差距，夫妻間的嫌隙也逐漸擴大，在其間葉堤認識了另一個同胞喬金(Süsskind)，微妙的感情就此滋生。幾年後二次大戰結束，韋特重新得到了祖國律師的職位，正當他欣喜欲狂地急著返回德國之時，卻發現葉堤和小蕾已經完全融入了當地的生活，她倆會捨棄這裡的一切，隨他返回德國嗎 ...？

劇情分析與感想：

➤ 片名、人名——中文譯名『何處是我家』正是片中主角們心境的最佳寫照。對小蕾而言，她從小在非洲長大，片頭她就說道：「我根本記不起德國是什麼樣子，非洲才是我的家」；對媽媽葉堤而言，她日一開始強烈地想念家人、想回德國，轉為接受非洲，反而不願再回去那讓她有傷心中憶的德國。家已不在德國，而是在非洲！唯一還把德國視為家的是韋特，他雖然參與戰爭，幫忙攻打德國，痛恨當時的執政者，但他仍深愛那片土地，執意回去重建家園。三位因戰爭而被迫逃離家園的人，對「家」有不同的詮釋(江欣)。片名也表達了自古以來猶太人沒有根、漂泊流浪的特質。無論是因受到迫害或是因戰爭而不得不東遷西

徙，他們總能憑藉與生俱來的韌性紮根，由於這份韌性使他們在現實生活中，不外乎是律師、醫生等佼佼者，也因此格外引人妒忌眼紅；在片中，這家人因納粹迫害逃到非洲，他們克服了種種不利的條件，總算建立了自己的家，但最後他們又決定回去德國，是否在那兒又將再經歷一次紮根的過程(美娥)？不過才有此學認為，所謂的「Nirgendwo in Afrika」是葉堤和韋特的心境寫照，因為他們都想回德國(立真)。



人名方面，「歐瓦」(Owuor)這個名字聽起來像法語的「再見」(au revoir)，好像在暗喻流亡的猶太人終究是要離開非洲的(立真)。

- 背景——以納粹迫害猶太人為主題的電影不勝枚舉，不過大多不是描寫戰爭的殘酷，就是敘述集中營的不人道。很多同學都同意，『何』片最特殊的地方，在於它處於一個「第三地」的角度、客居他鄉以逃避納粹迫害的拍攝手法，既可以避開猶太人遭迫害那最寫實的一面，又可以透過對外聯繫的管道間接的得到德國方面的消息，劇中可以得到外界消息的管道有二：收音機以及家人自德國寄來的信；不過由於消息是間接的且必須等待的，這更突顯葉堤一家人的焦急與無力感(秦怡)。另外，由於這家人雖然是猶太裔，卻並不是非常虔誠的猶太教徒，片中導演表達更多的，是夫妻間、親子間的問題。相較之下，納粹迫害猶太在此可說是較居次要了(惠茹)。

- 拍攝技巧——導演把非洲的荒原、日野、祭典、人...等真實且質樸的感覺拍出來(怡慧)。以直昇機俯拍自然全景的感覺很舒服(信平)。一開始的鏡頭橫越了整片非洲草原，最後再與歐洲連結，有已開發國家與第三世界的分野、文明與原始的對照；雖然只是字幕的背景，但觀眾可以有一些比較粗略的想法與印象，馬上切入整部戲的主題。由此可以看出導演諳度場面的功力以及傑出的攝影技巧。另外，劇中幾乎所有人的特寫都採用水平的角度。仰角的電影語言是驕傲，俯角則是渺小，導演會採用水平的電影語言似乎想表現出，不論你的皮膚是白是黑，人皆生而平等的概念(雅玲)。

- 音樂——同學們很喜歡那首輕輕的、沒有歌詞的哼唱，在開頭歐瓦抱起小小蕾時第一次聽到，最後一次聽到，則是在長大的少女小蕾要求歐瓦最後一次抱她時(靜怡)。歐瓦象徵著非洲土地，熱情無私地迎接小女孩的到來，小女孩就像一顆種子落在非洲大陸上開始發芽成長，有了新的開始。每當那曲謠在片中又出現時，就會令人想起小女孩的天真，和她跟歐瓦的情誼(江欣)。整體而言，配樂簡單明亮，使人有種即使處在不佳的环境之中，也要保持快樂向前的生活態度，才不會讓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情緒中(怡如)。

- 人物——

葉堤：日排斥→甘之如飴的心境轉折——同學們也都注意到當葉堤及小蕾剛到非洲時，葉堤不自覺地顯現出白人優越感，覺得黑人很髒，她沒有想到自己



蕉的婦女交談，臉上欣喜的神情，充分流露出葉提對肯亞已具有特殊的情感。一旦融入非洲，她反而不願再回去有傷心回憶的德國了。

但才有同學認為，不論葉提跟小蕾做了多少努力，她們終究無法融入黑人的生活。因為片中有好幾幕都是黑人自己圍一圈坐著，當小蕾或葉提過去時，忽然場面就安靜了，大家都盯著他們看。他們雖然會表示友善，才對葉提一家很好，但葉提沒有跟當地居民說過多少話，所以她最後留在非洲的決心動搖了，雖說是因為肚子裡的小孩好而回德國，但是才代表了對非洲還是不肯定嗎（ㄟ真）？葉提從奢華驕縱的千金小姐，到為丈夫、孩子爭取利益，在精神上能突破，卻終究脫不了慾望的牽絆（怡慧）。

韋特：韋特原為律師，到非洲來一無所有，而影片終了時又可以回去擔任修憲的法官。但是，為什麼在大戰結束後他堅持要回德國？一開始他不是認為「德國已經不能待了」嗎（怡君）？例若是認為，當一個律師是韋特一生的理想，在環境不允許時，他被迫放棄一切，他唯一能顧及的是他身邊最親的妻女；一旦環境改善，機會來臨，他怎麼能再一次放棄他的夢想呢！此外對韋特而言，生活在肯亞的他，對於他的家人是沒有任何用處的，他無法保護及照顧他們，唯有回到德國，他才能憑藉著自己會的本事去照顧家人，讓自己活得有尊嚴又自在（高雅）。男性終究是想當一個以社會的角度而言「很有用」的角色。那是一種社會壓力。因此最後韋特會選擇回去祖國，還是可理解的（惠茹）。

小蕾：好奇心強的小蕾引起了整個劇情，對於一個天真的小孩而言世界上沒有所謂的種族之分，主要是受後天社會化的影響（家好）。覺得小蕾像是實驗組，易於接受新事物；小蕾並沒有什麼血統種族等包袱，單純而天真的融入且接受所處的環境，用最真的心和當地人建立起友善的情誼，打破了種族界限的藩籬，尤其是她跟歐瓦那一份相知相惜的情誼更是讓人欽羨（怡君等）。

➤ 事物——

律師袍：當韋特將他的律師袍送給歐瓦時，大家都感到十分溫馨。律師袍除了代表感謝之情外，才說明韋特已經認知到：所謂的知識分子在非洲的荒蕪土地上毫無用處，真正懂得與大自然共舞的，是當地人。律師袍代表著另一個意義，即韋特的過去，既然他現在身在非洲，就要摒棄過去在德國的一切，在非洲開始全新的生活（家好／怡君）。片尾歐瓦把完好的律師袍還給韋特，表示出歐瓦和韋特終究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，令人有點傷感。

瓷器（可早如上葉堤躲避之前新買的禮服）：許多影學都提到「瓷器」這項物品這裡就像是象徵「富貴」（那時才是麻煩，因為瓷器是要小心呵護的）。當初韋特於信中再三叮囑葉堤，記得帶冰箱等有用的家具，但不聽勸的葉堤太老遠將瓷器、掛畫、床單等裝飾品，及數箱代表西方文明象徵的書帶到肯亞，代表她當時覺得到非洲是「渡假性質」、暫時性的，才說明一個人要完全擺脫曾擁有過的富裕生活有多麼的困難，一種割捨不下、不想認清現況、接受事實的心態（家好）。

蝗蟲危機：相信看過的人都不會忘記這一幕，導演用慢速度拍攝，將人類與蝗蟲的戰爭、大家同心協力退敵，淋漓盡致地呈現在觀眾面前，不少影學被此幕感動。

信：很多書信出現在片中。在英軍設的俘虜營中，葉堤總是把她當年優渥的生活掛在嘴邊，在商量後，大家聯合寫信好一起營救丈夫，雖然成功了，韋特卻因故無法順利離開，葉堤又求助無門...讓她發現不能永遠都寫信、求人，只有靠自己才能改變現狀（家好）。而當葉堤收到信，得知母親跟妹妹可能已遭受屠殺的消息，而歇斯底里地發脾氣時，韋特激動生氣地說：「其實我好忌妒妳能收到親人的消息，我連自己的家人現在在哪、是否存活都不知道！」令人格外心酸（時表／純育）。

文化差異：肯亞人「人不可死在家中」的觀念，而把母親丟到樹下等死，覺得很震撼，而這不影的習俗、觀念下所造成的衝擊又是必要的（貞伶），才有影學提到葉堤剛到非洲時，叫歐瓦幫他提水（在歐洲糾士幫女士服務理所當然），但歐瓦卻因而被非洲婦女奚落，那種感覺才令人極不舒服。



種族歧視：除了大家所說葉堤的優越感作祟之外，片中猶太人在歐洲是俘虜，到了非洲一樣是俘虜，讓人感嘆惡勢力之強大，無遠弗屆。而種族沒有好壞之分（所有生物皆如此）這點，可惜導演沒有拍出來（惠茹）。韋特在肯亞身為「主人」，卻不懂得如何生活，處處不如他的「僕人」，

而更顯諷刺（立真）。多數影學才認為，導演想傳達的訊息是：文化的界限只能以包容和愛去消弭，不能以暴力來脅迫。

家：怡秀認為家的定義不是在土地，而是在家人之間的感覺。它遠勝於你的出生地。一個地方沒有了家的感覺，它還是家嗎？這才是為何葉堤最後不太想回去的原因吧。因為德國的家已經不再給她安全感，她對它失去信心了。所以家的定義不在於地方，套用片中的台詞：『情歸何處，何處就是你家』。

結論——『何』片今年之所以能受到矚目，甚至得獎，除了外在的因素（美伊戰爭、猶太議題普遍受到重視），還是要回歸到影片本身來探討。導演年紀輕輕（39歲），已經能把棘手又老掉牙的題材拍出新意，不靠花俏的拍攝手法，也沒有華麗的視覺效果撐腰，這樣淡淡的小品卻富含深厚龐大的哲理，天時地利人和，想不得獎才很難！讓我們再一次恭喜導演 Karoline Link 吧！